

毛詩注疏

冊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五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雨逼反樸音沈又符卜反

芄芃棫樸薪之標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白桺也樸樸木也標

積也山木茂威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桺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所以爲薪至祭皇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芃薄

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反音濟濟辟王左右趣之箋云趣也

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疏

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疏

枝葉茂盛者是彼械木之樸屬○辟音壁注及下同趣七喻反疏

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

而取之君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左右輔助而疾趨賢人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

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國左右輔助而疾趨賢人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

其能之官人也○鄭以爲芃然枝葉茂盛之械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

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正義曰芃芃之言械樸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樸樸者

人薪也○傳芃芃至蕃興○正義曰芃芃之言械樸助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樸樸者

當積聚標在薪下故知標爲積也此云樸樸其能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人以爲薪則

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威萬人以爲薪則

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爲喻而文得不類

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

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

雅除著璽固貌也此言櫟者亦譚榘榘廷在附著之貌故以櫟屬言之欲取
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瓦然薪燎則一歲所須燂燂之薪皆於季冬乃收之
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上帝及三辰則聚燂燂之薪解燂燂之意也知此
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上帝之事則此亦祭事燂燂之日與大宗伯燂燂文
爲祭天者祭天也云奉璋峨峨是祀時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燂燂祀
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燂燂文唯施天神之禮俱是司命此祭皇上帝亦言燂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
其者彼云命禋祀實柴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
或有玉帛故注云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
令文於彼注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
冬至於彼注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
之者以周禮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昊天上帝爲一則月令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昊天上帝爲一則月令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故分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天神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主日配以月文
卽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神之事祭天則二年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文
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之限則其俱在天神當以燂燂燂燂燂燂
以燂燂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
天燂燂祭地燂燂注云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
地燂燂祭地燂燂注云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
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神也禮文王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
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神也禮文王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
其祭天之事唯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燂
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以配之與郊
別文王未定天宗武若文王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文王之祭禮始具祭
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文王之祭禮始具祭

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標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
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薪天之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
人之義又薪之標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標燎義爲長○傳趣
越○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箋辟君至積薪○正義曰
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謂文王也文承上標之正義下
故知相助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箋云璋璋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
積薪也○字或作贊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峨峨威壯也髦俊之所宜○士卿士也奉璋之儀
裸古亂反○音髦疏君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
反髦疏君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
音髦疏君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
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濟濟然其臨祭爲臣奉璋是君王其祭人也○鄭以此章說宗
廟之祭然甚威壯矣乃濟濟然其臨祭爲臣奉璋是君王其祭人也○鄭以此章說宗
其左右之臣奉璋助之而亞裸祭是官得其人也○儀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濟濟然其
璋之事俊士之宜○璋助之而亞裸祭是官得其人也○儀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濟濟然其
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從王行禮之爲祭矣○顧命曰太保璋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
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爲祭矣○顧命曰太保璋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
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箋璋璋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
無專以璋者圭以進君璋以進璋夫則圭當○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
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以圭爲柄謂之圭璋○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
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大璋爲柄謂之圭璋○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助之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
唯裸爲然故云祭之禮此云奉璋峨峨皆有助之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
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此及祭統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人裸後裸獻則贊然則
亞裸者當是后夫人執璋瓚此及祭統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人裸後裸獻則贊然則

贊裸一人而巳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社
 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
 廟之祭儀飾故言孝子愨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
 不事儀飾故言愨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親
 儀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傳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峨峨是容
 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箋士卿士○○淠彼淠舟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蓋大號以奉璋亞裸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淠彼淠舟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蓋大號以奉璋亞裸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淠彼淠舟
 淠徒淠之淠舟行貌淠權也箋云淠淠然淠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
 乎計反淠音經所以縣權謂之淠說文云淠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郭注云
 槲撓頭索也所以縣權謂之淠說文云淠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郭注云
 之槲權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
 直教反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
 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疏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淠水之舟舩此行其政令
 為軍萬二千五百人○疏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淠水之舟舩此行其政令
 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舩人乃由諸臣賢者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
 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
 為王布政故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淠舟
 行貌或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箋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淠水之舟舩此行其政令
 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淠水之舟舩此行其政令
 淠為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政故為衆臣之賢者行君政
 令○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
 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

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梁裸將
 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
 當時之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軍故為此解耳鄭
 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
 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
 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
 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
 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
 乃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
 劉箋云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
 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倬陟角反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疏至作人王
 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
 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
 述受命時事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彫也金曰
 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彫玉曰琢相曰
 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
 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
 之如親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彫勉我王
 都挑反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彫勉我王

綱紀四方箋云我王謂文王爲也。以罔咎音喻爲疏王追琢至四方。又說其有文言之

事言治寶物爲器所以彫琢其體以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聖也。以

喻文王所以可修飾其有善道不我彫琢其質如金玉紀以四方之教善其

修飾以成美言勉然勤行善道不我彫琢其質如金玉紀以四方之教善其

故數美之言勉然勤行善道不我彫琢其質如金玉紀以四方之教善其

能在民上治天下鄭以爲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言工貴而愛之好而樂之

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言工貴而愛之好而樂之

如金玉之寶其皆視而觀之成其所追琢者即此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治

○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此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治

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通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

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釋器上通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

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禮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

文王聖德其文如此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箋周禮至可樂○正義曰周禮以興

師掌追衡斧之兩傍當師職是衡斧俱首服也王后爲之衡斧皆以玉爲之唯祭服

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師職是衡斧俱首服也王后爲之衡斧皆以玉爲之唯祭服

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看王政教故又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名

觀者見物看之據彼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看王政教故又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名

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易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事則此

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述易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事則此

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

我王至爲紀○正義曰以我王之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

文云綱網紘也○正義曰以我王之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

素是其事也以舉綱網能然則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在綱有條而不

以喻爲政有舉大綱救小

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旱反

麓音鹿本疏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千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

亦作鹿○疏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千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

后稷公劉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

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天下王季重

并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

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故

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公劉之賢俊者故

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大王王季在其後矣而別言大王王季并脩公劉之業故

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後矣而別言大王王季并脩公劉之業故

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威於往且以前結受祖之文明前已

者受大王王季福也申者重也今其文見其威於往且以前結受祖之文明前已

得多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

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千祿之事也其言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

經有文王之辭不可同生民而公成王之王光揚祖業維清執事不競時邁思文

言其志故辭無周公成王之事以成其光揚祖業維清執事不競時邁思文

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成其光揚祖業維清執事不競時邁思文

焉瞻彼旱麓榛桔濟濟茂威者得山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麓之足林被

其君德教○榛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屈以爲釵也音戶草木疏云被楮木莖似荆

而赤其葉如著上黨人篋以爲宮箱又屈以爲釵也音戶草木疏云被楮木莖似荆

豈第君子干祿豈第

子求也言陰陽和止樂易之德君子得干祿樂易箋云君

易○豈第本亦作愷又作凱苦亥反第亦作悌徒禮反○正流為瞻彼至豈第○毛以

一音待豈樂也第易也後豈第皆同易以歧反下同○反為視彼至豈第○毛以

調和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之和君子致山數殖也陰陽

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旱山至

衆多○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為山足故知旱為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

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麓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

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麓為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為虞連職若斬木林則

周語韋昭注云榛以栗而大榛木名陸機云楷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薯上黨人

織以為牛筐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人

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楷○箋旱山名至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云

豈第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為樂易故以此為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云

傳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

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數澤肆逸民力周盡田

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求祿其心樂易矣用

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茂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

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數殖自然民豐樂矣立

君所以牧民美則此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陽和山數殖而唯論草木是必以

木既茂威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與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

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

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

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亦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鮮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命然後錫以秬鬯金

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瑟所
乙反又作璊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
音巨黑黍也鬯敷亮反以黑黍米攪勺上灼反字或作杓○豈弟君子福祿攸
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秬上金草取汁而煮之○豈弟君子福祿攸
降箋云休所降下也○疏瑟又彼至有攸降○毛以爲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
殷王帝乙賜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圭在於其中也此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
前注其帝乙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圭在於其中也此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
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玉瓚至圭瓚○正義曰圭瓚卽是福祿下也○鄭以
黃流謂鬯酒爲異餘同○傳玉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
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
器以黃金爲之體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
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命注後皆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
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
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
后稷封爲王者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
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爲之伯猶周季以九命分陝亦作伯召之受圭瓚乎毛之意當如孔
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伯之猶周季以九命分陝亦作伯召之受圭瓚乎毛之意當如孔
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正義曰釐以
爾圭瓚秬鬯一卽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二知黃流卽秬鬯也釐以
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鬯隨之故二知黃流卽秬鬯也釐以
鬱金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一卽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二知黃流卽秬鬯也
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故謂之秬鬯一卽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二知黃流卽秬鬯也
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此故知具言圭瓚之形如圭以圭爲柄黃金爲大璋中璋爲
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黃金不得黃也此故知具言圭瓚之形如圭以圭爲柄黃金爲大璋中璋爲

珍倣宋版印

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則爲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上下則故魚皆美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數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不得所使之明察也。○箋。鳶。鵠。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鵠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鵠之類也。說文云鳶驚鳥擊小鳥故爲食殘以食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鳶鵠在梁以不驚爲善。義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選不作人是人變惡爲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豐畜年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次擇牲故舉二者。○辭。息。營。反。字。林。火。營。反。畜。香。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所以得福也。箋云介助景大也。○而。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季。既。成。民享許丈反徐許亮反介音界後同。○而。清。酒。至。景。福。○毛。以。爲。大。王。季。既。成。民尊中其赤牡之性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年之福祿。○鄭。以。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肥碩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碩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箋。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總鬱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也。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也。冬釀接夏而成其祭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又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白牡。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疏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

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

其母言文王之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為善小大

王是其所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者上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見其數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思齊

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其數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思齊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乃為

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恭自卑小也○室之婦言其德反沈音眉

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室之婦言其德反沈音眉

行下孟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見賢遍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教令○徽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

許韋反○徽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

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故

周京俱是地各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
 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
 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大姒為周大姒至百子○正
 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大姒為周大姒至百子○正
 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屏翰是婦人之大姒美一人有十子不妬忌德而進
 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大姒美一人有十子不妬忌德而進
 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第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
 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
 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
 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
 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
 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
 載其叔不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
 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
 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
 富辰之言曹在衛聘之下不以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神也
 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神也
 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無刑
 是怨惠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凶禍○恫音通恫音凶本又作凶○無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言賢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寡妻有之
 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勛又曰越乃御事○疏家邦○至
 刑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歷反勛許玉反下同○疏家邦○至
 毛以爲文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
 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惠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

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內言族親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家國亦行此
化至兄親族之內言族親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家國亦行此
先正人倫乃親族之自順及外徧被天下羣公言其謬訪大臣順而行之雖
聖能屈己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謬訪大臣順而行之雖
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之福無災也文王順從之政而行之神明無傷其文
王所爲者言甚蒙於神明之福無災也文王順從之政而行之神明無傷其文
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爲政也此又至於兄弟之政而行之神明無傷其文
政教之本以此待之故又能爲政也此又至於兄弟之政而行之神明無傷其文
惻痛宗○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神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
罔則宗○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神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
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之○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至凶禍○正義曰
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大臣言怨痛之○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至凶禍○正義曰
臣怨乎不以是得人君當順大臣言怨痛之○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至凶禍○正義曰
忻悅文王用臣得人君當順大臣言怨痛之○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至凶禍○正義曰
凶禍也易傳曰王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神明無怨痛人則能行善則神無
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稱國將興聽於神明無怨痛人則能行善則神無
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位傳未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
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傳未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
而訪於辛尹重之以事召畢榮訪後言安神而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神罔
時惻彼正論文王之賢良其卽位也傳未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
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
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
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傳刑法至御以爲少適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
曰寡妻今有八士施法於之虞官矣○傳刑法至御以爲少適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
詁云之廷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正義曰故毛讀言大廷似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迎賢
天下之廷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正義曰故毛讀言大廷似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迎賢

傳之意故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
爲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
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是正己身以及天下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
已也言家者謂天下之衆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勸康誥文周
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證寡爲少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
在廟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辟必亦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有賢臨之質而無厭也箋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居於
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
夜反射藝獸於豔反下同一本作保音也射厭也鄭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
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大疾害如此故大疾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屬假皆病
不己之而自瑕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下皆同○疏毛以爲文王之
音賴假古雅反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毛以爲文王之
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
之於民上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皆安而行之言民
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皆安而行之言民
言其止絕也○鄭以爲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
是其聖也○鄭以爲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
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在王宗廟也雖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在
辟應宮也肅肅然尙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雖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在